



### 中國的四種勢力

王錦佩(文責自負)

時間過去不久，諸君不會忘記十一月一日晚間的演講會的熱烈吧？自然，以我之淺薄，照理當只有歌頌與仰慕，但許君既敢作公開之宣講，不才又何妨不可列舉數點，與許君作相互的事理之探討，而使許君之偉論不僅與一煌煌之銀盾相稱而已矣。

1. 「中國之四種勢力」：「勢力」照許君所說是「一種組織，一種運動的表現」，在這樣的語言的應用上起爭論，是很無聊的事，但事實使吾人不能只單純的接受了許君的偉論而已，「正確」二字的要求，亦當為不得糲糊不顧之一點也。這裏誰都會起一點懷疑，吾人不曉得，社會上流行的「封建勢力」一語，是否正確？若然，以不才之見，中國當不僅只有四種勢力：試問在何處吾人未嘗覺到帝國主義的勢力？軍閥，曾何時脫離了帝國主義的背境？即照許君之言，帝國主義者之在中國其組織，其運動，在許君所提出的四種勢力中，何者堪與其匹？即或沒落期之封建勢力亦未嘗弱于此四大勢力吧？自然，許君的意思，是指中

每分本市銅元六枚  
外埠連郵費二分  
通信處：北平師範學校學生會編輯股。  
代售處：本校號房。

#### 第六期目錄

中國的四種勢力  
譯詩  
太陽  
羅珊。貝之一躍  
車夫之家  
春南的城  
北師教育研究會成立宣言

王錦佩  
喬文生  
國樞譯  
李致堂

國四大「黨派」(?)，而許君不察竟以「勢力」名之，亦為事實不肯使吾人視為正確者也。

2. 關於「檢查四種勢力」：照許君所說：「國民黨的主張，取消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是對的，而一黨專政，三民主義的教育是不對的。」若吾人不加思索，便有贊同許君偉論的可能，誰說取消不平等條約不對？打倒帝國主義不對？但，讓我們的見解深刻化，正確化吧，請問何以要取消不平等條約？國家主義者可以回答是要求關稅自主等等，以便發展國內實業，而使國家富強。是的，諸君看到日本嗎？英法嗎？看到世界第一富強之美國嗎？它們的國內工業是占世界上之首位，它們的富強也與他們的工業一樣的馳名，它是實行全民政治的嗎？又誰能反對呢？它們沒有把政治全民化嗎？但是，何以公開的賄選現象層出不窮？何以某一政黨，那君起來像是有力的政黨，背後均有大資本家們為其老板？為其行動之原則的司令者？何以勞動大眾的抗爭運動風行雷厲？何以豐收之年反為最荒歉之日(如日本)？何以失業人

數總不停的激長增高？何以全民政治的國家要費用大部的國帑以競先恐後的求武備之充實？何以要在勞動大眾的身上以種種賦稅名稱奪取了——直接或間接的——無數的金錢，而以之造槍砲，軍艦，造殺人的武器？呵！爲的是「武裝和平」！國家主義者吶喊着，實現全民政治呵，謀求全民的福利呵！我們明白，實際上的所謂全民都是誰呢？國家主義者對勞苦失業的人們說：弟兄們，同胞們，我們的身分是平等的，我們同是自由的，你爲甚麼不努力自救，你們爲何不選你們自己的議員呀？好，這是何等動聽且可敬的美語。以前他們曾以完全的蒙蔽手段，大胆的以三言二語即把社會主義的理論批駁的好像狼狽不堪似的了，那是多末可使吾等尙無確切思想的青年們傾耳傾悟的！但是，唉，可惜呀，到現在忽然他們又說社會主義是可以適于工商業發達的國家了，反言之，它不適于現在的中國，這樣一來吾青年人等便大大的苦悶起來，到底社會主義是根本就荒謬無倫呢？抑或因時地的相對關係而有確適性的可能呢？唉，吾人深思一刻即恍然大悟，人們的頭腦眼光當然是該向上發展的，不斷的覺今是而昨非的，不斷是趨近于真理的，所以國家主義者當然也是如此，所以他們覺今是而昨非，因此吾人亦當然不可再死守在他们已表明了，那以前是錯誤的理論上。所以至此吾人之苦悶自解除矣，但吾人得此事理上的訓教，則吾人更不敢不求與真理之接近。陳先生說：中國一般青年所犯的毛病是在只看到局部問題而即就之解決全體的

問題，而我們應該觀察了全體問題後，（發現了一般的原理，普遍法則，）再以之解決局部問題，才能達到目的。

最後，我們知道，我們是不甘心于任社會之向後，墮落，我們不甘心于任社會走向死路的，我們不甘心容以人類醜惡的慘苦的現象存在——因爲我們是人類集團中的一份子。所以，根據如此的態度，我們當秉忠誠心于真理之探求，吾人不甘心爲金錢或虛榮或惡力所誘，則吾人敢爲真理的戰士！

但，吾人不必太費大力以闡明國家主義者之理論與事實之謬誤，如稍肯費去寶貴光陰之些微，而以冷靜的，合理的眼光即可發見他們的錯誤，矛盾與淺薄；且今日所謂國家主義者已因時代之進展而爲吾人所不大注意者也。然而，許君亦或有相當之偉見乃硬着頭皮的稱贊之，誇耀之。

這裡，仍有幾點沒有論到：1. 一黨專政與黨化教育問題；2. 全民政治問題；3. 所謂「毀產主義」問題，因爲每項的討論絕非一二胡言亂語所能爲之解決者，且亦曾均爲名家著作所詳論過。雖然，但得有暇，亦當相互切磋之，探討之。

「附言」我們並沒有忘記許君的警告「只提出問題，並沒有結論」而且也很知道十分鐘內，當不能盡情有所發揮，如許君不棄不妨，當此北師缺稿之際，假一點篇幅以與許君相研討，且也更願拜聽許君之具體結論也。

譯詩

杜振藻譯

這三首詩是從 THE PILGRIMAGE 裏譯出來的，譯筆之劣與錯誤，自然是不必聲明的，不過尚有關於詩的內容方面的幾句話：我對於本書的作者與作者的一生完全不知道，只是因為消遣而翻譯的，但這裏我們可以看見這是沒落期的呻吟，尤其在溱一首裏無論內容與形式，都表現着資產者的凋謝的氣味，因為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是熱鐵，是火花，是戰鼓，是力，是集團的進取的精神，並不是…… Love, Sorrow, Dream, Silence. Show.....

荷花

杜振藻譯

風的吼在我心裏，  
思想被夜的記憶染黑，  
我走在幻想的路上，  
向着澄靜的海水。

孤獨的荷花，在我的面前，長成如夢之高，

比祈禱者純潔些，

映着雲中射下的陽光，

笑着天之煩惱。

她聰慧的美如熱愛盡竭，  
每個花瓣吟咏着星之歌，

愛與願望，在她的心裏，  
我知道她從晨光的幸福中到來。

她着念用她的露聲：

：煩惱之門便是天之門，

眼淚便是入門權的估價，

無語的熱愛，使你的靈魂發白，

啊！至上的荷神，我向你躬身，

愛神，神聖的 Kwangan，

煩惱的善心的女王，

導我于空待黃金船的岸旁。

杜君的譯詩共三首，本期只露一首，那兩首餘下期登載，並望杜君時時培護本刊的未來新生，想杜君亦甘為。（編者識）

太陽

喬文生

愁……淚……

我——我們同是一樣……

霧迷——潮密——不見

一些光絲，

今日，明朝——

啊！啊！

泛着泥沙之混流。

這……這樣……永遠的

這樣嗎？

——來……未來之陽光

在隔——洒漏着點漿之滴水。

——酸湯——苦水……

盡拋之于污水。

——一塊——灑成一塊潔白之粗體。

這——這樣——永遠的

密結吧！——好劍關

同樂之歡集，自由之園地。

——一線——半邊——大半邊——漸漸地升上

——鮮濃暈射之太陽。

——我們，我們都熱烈的來歡迎，只限——

愛太陽的人。

——一九三〇，一二，一九〇——

羅珊·貝之一躍

郎斐洛原著

(一)

跨上了凱拉脫堅強和迅速，

他的神駿的驕驢，用了他的四隻雪蹄：

羅珊·貝，被呼為克拉哥留的，

那無家的野兒，那強盜的領袖，

在尋找救援和保護，

騰上崎嶇山路：

(二)

凱拉脫的脚力是如此可驚的神速，

不會再有第二隻神駿

接觸到被他揚鬣的塵土。

要超過他的女郎要超過他的妻君，

要超過整段底赤金，簡直是他的命根——

羅珊·貝，這強梁，愛護他的步卒。

(三)

在彼處，越過

埃梭羅姆和睡僻桑特，

一片沃土之中，有他的山寨屹立；

要劫掠客商，要劫掠驛上旅舍——  
從這地帶進軍北行，

都要運他些個酒香，肉味，財寶。

(四)

七百八十都在武裝，

循着他的遺蹟無論在日內夜間，

使他穿破了她的大笠；

於是，他開始漂泊異域，

他傍徨，迷失，無備，

尋求，不假籌導，前去。

(五)

忽而，小路到了盡頭，

陡峭的，那面前絕壁！

粗豪的奔流底喊聲，無見；

三十呎寬窄的裂縫——

那底好懸空飛去，

他呀，若想安度澗阻。

(六)

墜落，迫近了他的行程，

在那崖下

雷汗，那歐發的阿刺伯人

正在同着百餘隨從氣息，

立在幽谷中向着上面咳嗽，

「天帝佑之！」

(七)

溫存地羅珊。貝懶愛着

凱拉脫的額角，頸項和胸脯；

吻了他，親着他的雙眸，

唱給他聽，他的狂熱的戀情的歌聲，

猶如凌駕怒濤絕頂的浪花上的一隻鷗鳥

在他未飛離以前的歌聲。

(八)

「哦！我的凱拉脫，哦，我的健卒，

轉動和輕微要像一支蘆箭，

負了我勝過這處險阻！

有你的般製的披衫，

金質的蹄鐵，哦，凱拉脫豹，我的！

哦，那克拉哥留的靈魂！

(九)

「軟哪你的皮膚軟如絲綿，

軟哪，像女人頭髮一般，你的鬚毛，

柔順啊你的眼睛你的忠貞；

所有你的如棕櫚實一般地的蹄兒發出光輝，

擦得精亮；哦，我的命根，

跳，來救克拉哥留！」

(十)

凱拉脫，那個堅強和迅速的，於是

聚攏起他的四塊雪蹄，

好在崖邊略頓一頓，

向着空間稍作一瞬的測度功夫，

早躍入大氣底擁抱——

那一跳恰似洪濤起伏。

(十一)

像一個洪濤掠過岸沙，

馱着泗者岸，

凱拉脫減輕那個騎士的重担；

琳瑯地降下無底深淵，

懸崖邊的斷石

滾，若石卵般地在半邊。

(十二)

羅珊底紅色有纓的帽子

戴在他的頭上岌然不動；

無牽掛的坐着上升；

就連手和馬勒都一動不動，

就連他的頭也不轉而他視，

直至他踊躍得無影無蹤。

(十三)

空中一條的甲冑金光，

眨眨眼，如冷氣震顫，

一口青鋒猛抽出鞘的一般；

這樣地由這幽靈般的騎士去了，

那拋在下面的影兒，

如瀑布一般地飛閃。

(十四)

雷汗，那阿刺伯人攝着他的吸呼

當那生死底幻景呈現於須彌毫髮間

從上面經過。「天神！」

他喊。「尋進了這迷地斯坦，

那還會有這般真勇的人

像這強盜克拉哥留！」

——十二，十，夜，譯。

### 車夫之家

李致堂

洋車，

那兒？

××胡同。

三十枚！

十四枚

先生我拉去！——王青竭力的拉着車跑來，一面喘着。

你拉？這是一位粗大滿臉橫肉的先生。照他的儀貌

看來，像是一個銀行的經理，但他沒有汽車，這又有些不像。不

過他是個 Rich Man，却可以斷定的。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春藍

，戴着一頂額的禮帽；紅色的皮鞋閃的發光。因為才吃過酒，所

以談話時，那酒氣隨着噴出。大肚子高出胸部三寸有餘，好似六

七個月的孕婦一般凸起，右手提一個手杖，站在那裏，用着一副

懷疑的眼光向王青說着。

是的，的確使人不相信他能够拉去。他這時才十四歲，因為

生來沒有得着好的保養，所以異常瘦小，看來也不過十一二歲；

尤其爲了半月得不到飽飯，更顯出黃弱，而無力了。

這時那 Rich Man，早已登上別的車似飛一般的跑去了，

看街狗，——警察——以他阻碍了交通，銅頭白色的漆木棍，落在他

的身上。他毫不分辯，拉了車跑去。這是經驗告訴他的，分辯是

沒有用的，不過多挨幾下打罷了。

他拉着車東跑西跑，都失敗了，半天沒有拉到一個座，只好

拉了車到×戲院去，等着散戲再說。

車放在×戲院門首，這時距散戲還早，所以沒有幾個車子。在右首有兩個包月車，在談着他們太太和姨太太的門嘴；老爺對小姐的不滿。在左首放着一輛汽車，車夫睡熟了。門的對面有個五旬的老頭子，坐在車上吸着烟。這烟袋是一個三寸長的竹竿安了個磨偏了的銅烟斗，大概是爲了好在腰間裝帶的緣故。王青的車放在老頭兒的右邊，因爲不相識，也沒有打招呼。他坐在脚踏板上凝思。不時向左右盼望，偶有一個衣服整齊或向他雇視的人走來，也就隨着發出：「要車不」？說後沒有響應，他又凝想。因此他所想的都是些片斷的事情。

他住在H街D巷內，這個巷，雖沒有標出「窮人庫」，但都是些不舉手高的破舊的老屋。在街的南首有個油鹽店，是這巷里的經濟中心，也是最有聲氣的地方。出口有個拉圾堆，大部分是由P校排泄出的。一天到晚都不斷人，婦人提着籃子拿着木棍子蹲在那兒翻弄，檢些煤核菜葉破布……孩子們在那兒亂跑亂跳，有時爲了爭食一塊骨頭肉皮吵鬧起來。

王青的家就靠着拉圾堆，登在上面，就可以窺着院中的一切。這院子長有四丈，寬八尺，有五間小屋，是三家合住着。

臨巷的兩間，是王青家人住着。牆上的白灰已多脫落，變爲暗黑色。門柱上的磚，凸一塊，凹一塊，顯出牠是久經風雨侵蝕

。門扇是薄板釘的。縫隙有一指來寬，倒可以通些空氣。(未完)

## 春茵的城

說夢

我在作夢，

我在幻想中雜着囁語，

我看見一個科學家，我透視，我早就見到了他的清晰的頭腦，努力，艱苦的心情，要爲人類謀福祉的思想

我看見一個藝術家，我透視，我早就見到了他的夢幻化的情緒，對於創造的鍾情，要爲人類造福的思想。

我見着一個哲學家，我透視，我早就見到了他的空虛的搜索，岑寂中追求的妙諦，要爲人類找最後之歸宿。

科學家注視着試驗管，觸到了一個靈機，他想，「我在用功，求真，他們都在作甚麼？」

藝術家瞞了眼睛讚賞自己的作品，觸到了一個靈機，他想，「我要求美，他們最高的賞賜，他們都在作甚麼？」

哲學家捧起了自己乾癸的腦袋，觸到了一個靈機，他想，「我在苦熱地急切求善，他們在作甚麼？」

我自己全閉了雙目，不在意地，深埋腦袋于溫暖的被窩中，也觸到了一個靈機，我想，「人家都在分工，我在作甚麼？」

瞎喊一句

(吾)

使你最沒辦法的，是所謂「死不要臉」

祈菩薩

(悟)

無量佛，金身菩薩，在如來尊前，替我多說善話，替言道：

「救人一命，勝造 級浮屠」

聰明人

(北晨)

聰明人的嘴，說什麼事都是可能的，他陪你，還落他是恩海

上帝。

箴

(喚)

「發壞不好」

無賴之惡徒，行動就用乖僻的口，用眼傳神，用腳示意，心中乖僻，常設惡謀。但是結果那災難必忽然臨到他身上，他必頃刻敗壞無法可治。因為人類所共恨的，就是那：高傲的眼，撇克

「要遠離巧舌婦」

爾曹，要留心我智慧的話語，勿聽那巧舌婦的言詞。為要使你謹守真誠，保存知識。因為那巧舌婦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終却苦似茵陳，快如兩刃的刀。她的脚下入死地，她的步代踏往陰間。以致她找不着平坦的路，她的路是以賄賂為依歸，此爾曹所以應遠之也。

北師教育研究會成立宣言

我們相信當社會確定于新階段的開始時，教育即更為建設之有力的基礎要求，雖則它本身仍為社會形式所決定。

教育無所謂是否神聖，但我們當認定它是艱難的且必要我們去担負的工作，因為我們是師範生，人類中之相當有力的份子。

然則，宣叫的理論只有實踐使它具體的誕生而且進展，來吧！讓我們一齊整隊向前，開步走！

我們要開始在「北師教育研究會」這幼小的組織上集合，確定任重道遠的決心。

北師教育研究會啟